

难忘的战斗岁月

——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



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编

难忘的战斗岁月

——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

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组织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邮电回忆录，共选作品41篇。文章反映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地下电台、秘密交通、武装交通和苏维埃邮政等各条战线上的通信战士出生入死地完成通信任务的光辉业绩，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邮电事业的亲切关怀。文章采用回忆录的体裁编写，内容丰富，语言朴实。

本书可以作为邮电部门对邮电职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也可供广大社会读者阅读。

难 忘 的 战 斗 岁 月

——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
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 编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27号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2月第一版

印张：8 12/32 页数：134 1982年2月山西第一次印刷

字数：322千字 印数：1—26,600册

统一书号：7045·总2584-综222

定价：0.70元

前 言

我国人民邮电事业，是在革命战争中诞生，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人民邮电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一向十分重视和关怀。党中央与各地的秘密交通，在白区和红军中最早的无线电台，都是在党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革命根据地还建立了“赤色邮政”、“苏维埃邮政”等邮政通信组织。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又相继在秘密交通、武装交通的基础上发展为战时邮政。党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的交通、通信建立后，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为人民邮电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通信人才，为人民邮电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中，各条战线上的通信战士，历尽艰险，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出色地完成了通信任务，立下了丰功伟绩。不少通信战士乃至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将青史永垂！

这本回忆录，反映了老一辈革命通信战士的艰苦斗争事迹。我们应认真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发扬革命的光荣传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为我们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本书在收集材料时，原拟各个解放区都有一点，但由于材料缺乏，有的还未反映出来。我们殷切希望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在邮电战线上工作过的同志们，都来撰写回忆录，力求能够全面反映革命战争时期邮电斗争的历史。

目 录

DE05/04

殷切的期望 难忘的教诲	王 涛 (1)
阳光雨露育新枝	刘 寅 (5)
难忘的回忆	张沈川 (16)
地下电波	伍云甫 (27)
忆红军通信学校	曾 三 (37)
崇高的赞誉	林玉华 (41)
亲切的关怀	林玉华 (45)
毛主席、朱总司令签署的命令	章 平 (51)
我党倡导国共两区通邮的历史见证	郑 言 (53)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刘泮林 (55)
毛主席为《人民邮电》题字	孙志平 (58)
赤色邮政与苏维埃邮政	董新远 (62)
老苏区邮票的设计印制情况	黄亚光 (75)
地下交通线	王 凯 (78)
回忆满洲省委地下交通	赵志刚 (82)
东北抗联时期老交通员的 斗争故事	黑龙江省邮电管理局 (91)
地下交通显神威	徐德义口述 蔺和林整理 (102)
一场特殊战斗	马 赛口述 王省三整理 (109)
火线通信	闻述尧 (119)
光辉的生命	裘慧英 (121)

我是怎样为党搞秘密电台的·····	季焕麟	(129)
给党传送文件·····	冯树章	(140)
陕甘宁边区邮政的创建·····	刘义维	(144)
陕甘宁边区无线电通信发展的片断回忆·····	吴振兴	(148)
回忆山东战邮·····	赵志刚	(152)
赤胆忠心为革命·····	林恒非 孙士修 张钦沛	(156)
在党报发行战线上·····	王冠杰	(162)
发行英雄凌云起·····	刘砚田 孙士修	(166)
悼许茂生同志·····	郑汉城	(174)
机智勇敢的小交通员·····	韩川	(182)
胶东战邮回忆片断·····	张善堂	(187)
神通广大的铁路武交队·····	童新远	(189)
驰骋在华北原野的军邮·····	李广玉	(195)
张北突围记·····	王志坚	(201)
好样的邮工·····	邮讯社	(212)
怀念陈法轼烈士·····	贵州省邮电管理局	(216)
王春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范成豪口述	(223)
	林衡夫整理	
为战邮效力的韩老先生·····	汪洋	(231)
难忘的战斗岁月·····	方亭	(234)
关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点滴回忆·····	李雪	(251)
光荣啊，延店子·····	林玉华	(255)

殷切的期望 难忘的教诲

主 诗

1931年1月3日，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和刘寅同志两个从旧军队来的无线电台人员，在江西苏区的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和朱德总司令。两位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十分重视，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参加红军。毛委员讲了红军和白军的本质区别，勉励我们今后要用无线电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要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总司令把毛委员的话加以发挥，他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这些听来极平凡的话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革命辩证法啊！我当时听了字字都感到新鲜。尤其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几个字，几十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1930年除夕，红军在江西苏区的龙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捷，缴获到敌张辉瓒部一部电台。当时红军战士不认识它，把发报机弄坏了，只剩下一部收报机。红军总部当即通报全军：今后凡缴获到的战利品一律妥为上交，不得损坏。龙冈大捷后的第四天，红军在东韶痛击敌谭道源师时又缴获到一部电台。这回，红军战士们完整无缺地把它送到

了红军总部。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党派冯文彬同志来当政治委员。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在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朱总司令亲自来讲了话。我现在还记得，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非常强调：在建设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中要不怕困难。他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朱总司令的教诲，成为我们艰苦创业的强大动力。

无线电训练班的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林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键不够用，就用左手的大拇指作电键来练习；铅笔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就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一千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红军总司令都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朱总司令一方面教育我们要敢于克服困难，同时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们，他常把同志送给他的、当时极为难得的纸烟转赠给电台人员。更重要的是，朱总司令着重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从

红军有了电台到第二次反“围剿”期间，朱总司令经常在晚上到电台来同我们谈心，一谈就是一、两小时。就在江西兴国小布成立我军第一个电台的那间普通民房里，我第一次听说：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时只觉得这个道理很新鲜，后来才知道，这是朱总司令在向我们传播《共产党宣言》里的真理。朱总司令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他从军阀土豪为什么能作威作福，劳动人民为什么会挨饿受苦，讲到工人农民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的必要性；从民主革命的任务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讲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定要胜利。那通俗而朴实的话语，象春雨一样一点一滴渗进我们的心田里。他说：“无线电技术要大发展的。你们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将来革命胜利了，掌管全国无线电事业的担子就落在现在的红军无线电干部肩上。”当时简直不敢想象，我们这些普通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将来要去掌管全国的无线电事业，但是总司令的话体现了党对我们多么巨大的信任，表明他对革命前途具有多么坚定的信心！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1931年2月命令何应钦率领20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40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坳上，20多天中，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月15日黄昏，我们

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战斗结束，朱总司令表扬了电台的工作。但是扪心自问，我们同在第一线与敌人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比起来，贡献是太小了。拿我来说，参加红军几个月来，如果没有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耐心教育，我能做出什么成绩来呢？

在毛委员的关怀下，在朱总司令经常的具体指导下，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的这支无线电技术队伍扩大了。事情正是按照毛委员、朱总司令当初的预言发展的。红军利用反“围剿”中不断缴获到的电台，依靠红军自己培养的和上海党中央派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以及陆续从白军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这年6月，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我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100瓦的电台，1931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信。

阳光雨露育新枝

——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回忆片断

刘 寅

1931年元旦，红军第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人民是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欢乐中度过的。战斗虽然只在新年前后打了几天，但胜利十分巨大，意义也非常深远。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由游击战到运动战迈开了胜利的第一步，而且在我军建军史上也写下了新的篇章。通信兵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线电通信，这枝新苗就是在这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在毛总政治委员和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难忘的第一课

1930年12月30日的龙岗战役，红军全歼了国民党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共九千余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那时，我因失学，经朋友介绍，临时在国民党交通兵团派往该师的无线电第五分队里“借读”，时间才只两个半月，白军的军衣还未穿上，就随着该师的复灭，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红军。

龙岗战斗那一天，我和王诤同志（当时他是电台的报务员，也是我的老师）一直在一起。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同到了红三军政治部。没有料到，红军指战员是那样和蔼地对待我们。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亲自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向我们讲解了红

军对待白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欢度了胜利的除夕。

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虽已取得了全胜，但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红军总司令部的忙碌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时刻，193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幸运地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

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

毛泽东同志首先转向我们，和蔼而热情地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但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革命武装，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给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虽然毛泽东同志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我们总还免不了有些侷促，不知道答复一些什么好，只是感激地点着头。

朱德同志说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陆续地来。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当时我们虽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我们都一致表示：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好工作。接着他又鼓励我们说：“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是革命人民的！”

两位领导同志这样亲切、坦率和充满革命胜利信心的话，以及对我们表示的信赖，使我们内心非常激动，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

对这些话，虽然当时的领会不深，但我们牢牢地记住了。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我们遇着各种考验的时候，它对我们经常起着鼓舞作用。

第一个电台的诞生

从这天起，我们还认识了总司令部的秘书长李井泉同志、参谋处长郭化若同志和副官长杨立三同志。在他们的组织和帮助下，凡部队打扫战场时收集到的电台的装备和器材，都迅速地送到了总部。

1931年1月6日，红军总部驻在江西兴国的小布。总部参谋处所在的一座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人群熙熙攘攘，有红军指战员，也有驻地的群众。什么事情吸引了这么多人呢？原来是这个僻静的村子里响起了充电机的唧唧声。

院内东边的屋里正在布置“报房”，一部三灯收信机摆在老乡的一张八仙桌上；窗外架设了高高的接收天线。秘书处的同志找来了铅笔和电码本，副官处的同志送来了毛边纸和菜油灯，不知是哪个领导同志的怀表也拿来了。王诤同志检查好机器，接上电源，将开关一扳，耳机里立刻发出唧唧的响声。站在旁边看热闹的同学顿时显露出兴奋和惊异的神色，他们好奇地提出了许多问题：

“真听到敌人通信吗？谁和谁在通信？”

“这能听多远？能听到南昌吗？”

“没电线咋个和远处通电报？”

“没有电线，这就叫无线电呗！”

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战士们还是把无线电叫做“无线电”，以与有电线的电话区别开来。

红军的这一电台，虽然还只能收信，不是一个完整的通信

台，但它的诞生却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距我们参加红军还不到十天呢！

在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中，因为红军战士还不懂无线电器的用场，把发报机砸毁了。事情反映到毛总政委那里，他立即发出了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新的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这个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当时，追歼谭道源部的半个师，谭道源本人和电台人员都跑了，但派归他使用的交通兵团无线电第六分队的机器却较完整地被他缴获了。因为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个电台同属国民党交通兵团，机器的程式相似，零件和备件是通用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台了。

加上前一次的缴获，我们已经有了两部半电台的机器装备（一部发信机、两部收信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在红军中建立无线电通信，我们却利用收信机，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供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参考。白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他们在无线电通信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互相询问驻地。

白军在出发前，电台还经常拍发：

“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

“请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

敌军的空中通信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敌军移动和驻址的军事情况，红军作战部门从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个时候的无线电通信兵实际上起着技术侦察兵的作用。

新苗的成长

电台成立后不几天，红军中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便开课了。学员只有12个人，但都是从各军选调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政

治上比较好的青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其中还有三名女同志。这在当时却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无线电训练班附设在无线电台内。1931年2月，红军总部正式成立无线电大队时，无线电训练班就是大队的组成部分之一，技术教员都是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套人马，两项任务。

训练班的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枪，背包袱，个子大的还替运输员抬着电池和挑机器。

学习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有时行军小憩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我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我们的桌椅。一只电码练习器和一只手键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干电池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

这个初成立的单位，物质条件虽然简陋，但政治工作是健全的。特别令人难忘的是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等领导人对我们关怀备至，亲自培育。他们虽然十分繁忙，还常抽时间为我们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大家都在党的阳光和雨露下茁壮地成长着。三个月后同学们结了业，正式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人数虽然不多，但除了充实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信工作以外，还开始向湘赣、湘鄂赣两苏区撒下了红色无线电兵的种子。

紧接着第一期学员的结业，无线电训练班开始了第二期学员的训练。第二期的学员人数要比第一期多一倍。第二期与第一期的教学条件基本上差不多，但学生都是男生，平均年龄要比第一期大一些，身体也更结实一些。

在第一、二两期报务人员的训练期间，还举办了机务人员训

练班，也是十几个人，文化程度比报务班的要低些，但都是身强力壮的部队战士，学习同样很努力。他们把学习同电台上的值班以及机件检修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对机器的原理学得较少，但对于机器的使用、检修，器材的保管、运输以及燃料的节约、代用等，却了解得十分细致。他们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自己的机器，因为他们懂得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电台停止工作。为了迎接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期机务人员的训练，在使用更大功率的机器和扩大机务工作方面，都作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从白军中又来了一批人员和器材，第三期学员的学习条件也就比第一、二两期好得多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1931年冬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宁都起义，使我军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的人力物力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变。红军于1932年初春，正式成立了通信学校。学校设在江西瑞金县郊外的洋溪村。通信学校培养的不仅有无线电报务、机务人员，而且有有线电话及旗语、司号等人员。

此时红军中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网早已组成了，许多嫩苗已经成了新枝。“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敌人有的我们也会有的”、“没有，敌人也会送来”，这些英明预见，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被生活和战斗的实践完全证实了。

如 愿 以 偿

第二次反“围剿”将要开始，中央苏区的军民完全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中。我们的电台驻在东固附近的场上，过一条小河，就是我军的指挥阵地，离敌人只有十来里路。

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部队每天的伙食标准只有六个铜元。但组织上对电台人员还是尽量给了物质上的照顾。比如，技术人员

有技术津贴，夜间工作还有夜餐。这些特殊照顾，每每使我们不安。大家曾集体请求免发技术津贴，总司令部对大家的请求，除了书面嘉奖外，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数字。我们也逐渐地学会了和困难作斗争，常到河沟里去摸小鱼，或到山上去挖竹笋，以改善生活。

严峻的考验摆在我们面前。根据我们的切身体验，第二次反“围剿”必将取得胜利，但我们所考虑的是：自己的工作能不能满足战斗的要求？仅有一部半电台如何多发挥一些作用？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从上海派来了我们党在秘密工作条件下最早培养出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等三个同志。他们到达电台时，我们已移驻清塘，接着就是不断的行军。他们的来到，大大增强了当时极为有限的技术力量。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正面的敌人是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的指挥电台早已被指定为我们日夜侦听的对象。王金钰部的电台是国民党交通兵团调出的15瓦特的机器，但公秉藩的指挥电台则是他自备的，是部大电台，功率为100瓦特。当时敌我距离那样近，而机器功率又这样大，目标特别好找，敌台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记录中。没有多久，它有多少通信对象、多少固定的约会时间、多少报务人员，甚至姓甚名谁、手法特点，都被我们弄清楚了。

同志们对这部电台特别感兴趣，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家认定了，不久它将是我们的，而我们的总部也正需要这样一部比较大的电台。

人们天天盘算着这部电台缴获到手以后如何充分利用。有的同志说：“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组成联络网正需要这样一部电台。”

另外一些同志则说：“最好利用这部电台叫通上海党中央。”